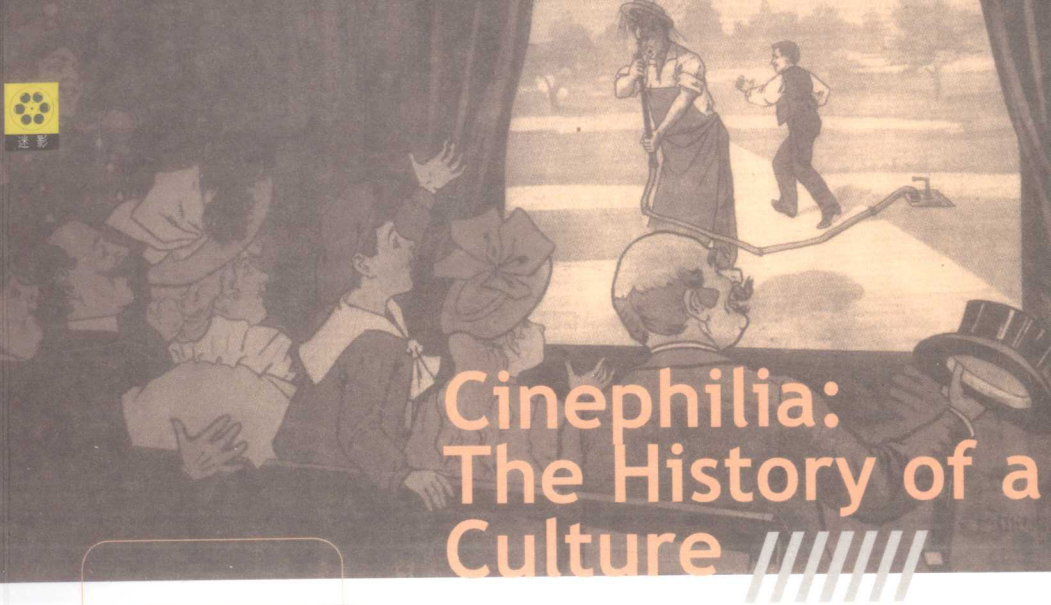




Cinephilia: The History of a Culture

迷影是一种精神，一种对

电影的热爱、信仰和忠诚。

如果迷影死了，

电影也就死了。

迷影文化史

李洋 著



Cinephilia: The History of a Culture



迷影文化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影文化史/李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迷影)
ISBN 978-7-309-07467-3

I. 迷… II. 李… III. 电影史-西方国家 IV. J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8725 号

迷影文化史

李 洋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黄文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38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67-3/J · 147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戴锦华序

两千余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写下他的洞穴寓言之时，当然不会想到它将被读作一则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电影的神奇预言和犀利批判。有人说，电影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有人说，我诅咒电影发明的日子，那是人类文明史一个最黑暗的时刻。

爱、恨、怕、恋。人们曾经，也依然对电影怀抱着极端的情感，饱含着极高的热度。电影，是一种神奇的幻象，因而是齐泽克所谓的“瘟疫”；是一次奇异的感官的历险，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份思想，乃至心灵的礼物。电影，是“发明给成年人的最好的玩具”——奥逊·威尔斯如是说。

曾几何时，困窘中的人们，以节衣缩食的几文钱换取一个半小时影院中悲喜交集的逃逸；曾经，孩子们积蓄了许久的零花钱用来第N次观看心爱的电影，每一次犹如初见、犹如重逢般地狂喜；曾经，人们面对电影，犹如今日人们面对互联网、面对网游般的狂恋、沉溺、困惑。

李洋在他的新作中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关键词：迷影，用以触摸、勾勒这份丰富繁杂的体验，用以书写、分析其间的感知结构。

2 迷影文化史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一次引入一个外来的新词,其意味都不仅是一次翻译或一次“交流”,而且意味着一次再造,一次捕捉我们难于言说,乃至不可言说之经验的尝试,一处洞开而非封闭我们想象力的空间。李洋新作的意味还在于,以“迷影”为路牌与标志,尝试再入电影这一多变常新的迷宫,让我们钩沉并记录电影的历史、影像的记忆、感知的印痕。

电影的历史可谓短暂,在文明史的纪年中或许只是一瞬;但置身于为全球化所密集、压缩的时空,我们关于电影的记忆不仅多情善变、旋生旋灭,而且在不自知之间被锁定在唯一强势的美国视野与视点之上。李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从欧洲、从中国、从迷影者的体验,共同重历电影史的时刻与心灵震颤的瞬间。

电影,可以是魅人的幻象,也可以是探寻真理的蹊径。迷影者,犹在探寻的路上。

舒琪序

“迷影人”(cinophile)过去在香港一般被称为“影痴”。这个词严格来说不算是翻译,因为它本身早就存在,较属最接近的对等词。情感上,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叫法,因为“痴”字本身带有病患者的意思,但却是介乎清醒/理智与迷糊的状态之间,并有种义无反顾的意味。它的“最高境界”(广东人的所谓“痴得够匀循”),是一方面既身不由己,但也同时可以是一项自主的选择。我觉得断定一个人是否“影痴”,有个比较简单而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跟他/她聊起电影时,只需看他/她的眼睛有没有发光、闪亮——真正发痴的人的目光是呆滞的。(广东话对这又有一种说法,叫“精声”。精者,指“成精”也。)这种“-philia”的状态,应用于爱情上者,有两部电影可谓经典。当然都是法国电影,当然都是新浪潮的作品。其一是雅克·德米(Jacques Demy, 1931—1990)的《天使湾》(*Bay of Angels*, 1963),其二是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 1932—1984)的《蛇蝎夜合花》(*Mississippi Mermaid*, 1969);而其中又以前者远胜后者。在德米的电影里,男主角Claude Mann本是一名敦厚沉实的小文员,被同事诱惑,迷上了赌博,但致命的却是在赌场里邂逅了同样是赌徒的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到了

2 迷影文化史

最后,他看清了赌博的可怕,但却完全不能自己地迷恋着Moreau,一个全身发亮(包括那一头银发)的白衣女魔,只好相拥着往最深渊沉沦下去。“-philia”是一种没有解药的绝症,是一条不归路,沿途充满着未知的危险——但也正是乐趣所在。我在我的一部电影里有过这样一句对白:“你未试过,你唔知咁多架啦!”这话跟我现在想说的,庶几近矣!在特吕弗的电影里,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对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矢志不渝,就连她送上的老鼠药也甘之如饴。但那只是特吕弗一厢情愿的浪漫(二人的爱情并无基础可言,贝尔蒙多的痴心终不免流于juvenile)。

传统迷影人/影痴(如我者)的最大执著,恐怕就是对大银幕和高质三十五毫米胶卷拷贝的坚持了(不用说,如有七十毫米版本便更完美了)。理由很简单:第一,电影的本质就是 bigger than life(比生命更大)。基于一个不能解释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入为主,也很可能是百分百的唯心——是的,艺术就有这种神秘的元素与力量),胶卷的粒子密度就是最能表现现实世界肌理的物体。第二,起码直至约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止,绝大部分的电影创作者在制作他们的电影时,在他们的想象里,一个画面和它的声音的 maximum impact,都是在一家标准的电影院里,通过放映机投放在一块标准的巨型大银幕身上来完成的。这一切,当然是由于数码化的普及而被改变了——囿于篇幅,这些你我都清楚的变化,我就不一一细表了。写这篇序文的同一个晚上,我又在网上读到了两篇文字。其一是资深迷影/影评人 Jonathan Rosenbaum 在最近一期 *Cineaste* 杂志上发表的 *DVDs: A New Form of Collective Cinephilia*; 其二是刊登

在网上报纸 *The Huffington Post* 一篇题为 *The Future of Cinephilia: Will Streaming Movies Replace DVD* 的报道。单从文章的题目, 不难可以看见其中的反讽: 正当 Rosenbaum 把 DVD 拥抱为迷影的最新发展方向时, 电影作为可被 streaming 下载观赏、储藏的方法, 已被提出成为迷影的未来方式。也许你会认为我太保守 (甚至是小众主义), 但我的看法是: 是否“迷影”一词其实根本上已被滥用呢 (if not 被误解)? 容许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和一名小友去看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1922—1975) 的《罗马妈妈》(*Mamma Roma*, 1962)。他告诉我, 之前他早已看过影片的DVD, 感觉不强, 但坐在香港艺术中心那个并不标准的小型影院里重看影片的拷贝版时, 光是响起维瓦尔第 (Antonio Vivaldi, 1675—1741) 的第一个音符和片头字幕 (那只一瞥即逝的苍蝇) 甫一出现时, 他已经有了阵莫名的感动。这是来自一名已有几年“狂煲”光碟、才不过二十岁的准影痴的亲身经验! 你看, 我还需要多说吗?

是以, 在这个时刻, 重新有系统地回顾迷影的历史, 不单有其必要, 而且十分重要。李洋博士的这本书, 既timely, 也具备了timeless的要素。

目录

戴锦华序 / 1

舒琪序 / 1

导言：迷影文化与电影史 / 1

1829—1895：游戏冲动与电影的诞生 / 11

1895—1912：梅里爱与导演的诞生 / 33

1919—1924：德吕克与电影批评的诞生 / 53

1916—1926：让·雷诺阿的迷影时光 / 83

1936—1950：安东尼奥尼的影评生涯 / 105

1936—1968：朗格卢瓦的电影教堂 / 125

1944—1958：安德烈·巴赞的遗产 / 153

1946—1967：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 / 171

1948—1966：“希区柯克症候” / **191**

1953—1968：罗热·泰耶尔与《正片》杂志 / **221**

1973—1981：特吕弗的“文化上正确” / **241**

1973—1992：电影之子塞尔日·达内 / **261**

1981—1991：雅克·朗格改革 / **287**

结语：从“作者论”争论看“迷影话语”的本质 / **299**

附一：电影迷恋与场面调度——让-米歇尔·傅东访谈 / **314**

附二：论作者论/安德烈·巴赞 / **329**

附三：1968：风暴中的戛纳/李洋 / **349**

后记 / **359**

导言：
迷影文化与电影史



苏珊·桑塔格

1995年,也就是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可能是她生前最后一篇电影评论。这篇文章后来选入中译本苏珊·桑塔格文集《重点所在》。中文版选编时,文章的题目被译为“百年电影回眸”,实际上,这篇文章的真正题目是“The Decay of Cinema”,意思是“电影的衰退”或“电影的没落”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桑塔格写道:

电影百年的历史形同生命的轮回:不由人意地出生,持续获得各种荣誉,在过去十年中开始颜面尽失、出现不可逆转的颓势。这不是说再也不会会有令人称赏的新影片出现。但佳片的出现只不过是例外情况……电影曾被誉为是20世纪的艺术,而今天,面临本世纪将尽之际,电影似乎也成为一种没落的艺术^[1]。

在电影诞生一百年时,就在人们迫不及待地总结所谓影史佳片和电影大师名录时,苏珊·桑塔格不但没有回忆电影史的传奇和电影大师的辉煌,讴歌伟大的“第七艺术”,反而说出“电影似乎

[1] 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41页。《百年电影回眸》的译文版本与英文原文有出入,译文也有可探讨之处,但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原文,本文直接引用了这个汉译版。

也成为一种没落的艺术”这种悲观论调,“电影衰亡论”居然出自苏珊·桑塔格这位酷爱电影的评论家嘴里,是最让人感觉奇怪的。难道她真的是在为电影写一篇“悼词”吗?难道她真的相信电影已经没落、衰亡而不可挽回吗?当然不是。苏珊·桑塔格想借用电影百年这个历史契机,揭示一个隐藏在电影史背后的精神动力,一种我们很少关注的“动力”(motivation)或“情结”(complexe),一种尽管经常被忽视、却始终发生作用的“精神”。她是这么概括的:“也许没落的不是电影,而只是人们的电影迷恋(cinephilia),这个词特指电影所激发的某种爱。”所以,让桑塔格担忧的不是电影自身的衰落,而是“电影迷恋”的消亡。在她看来,“每一种艺术都会吸引一批迷恋者。电影所激发的爱曾十分博大,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确信电影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们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电影有门徒追随(如同宗教)。电影是一场圣战。电影是一种世界观。喜爱诗歌、歌剧和舞蹈的人心中不仅有诗歌、歌剧和舞蹈,但影迷会认为电影是他们的唯一,电影包容一切——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电影既是艺术,也是生活”。她试图从卢米埃尔兄弟1895年在巴黎卡普拉辛大街14号大咖啡馆的第一次收费放映开始,总结“迷影情结”(complexe cinéphilique)在一百年来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切都开始于一百年前火车进站的那个瞬间。当人们兴奋地叫喊,甚至火车向他们开来起身躲避时,他们就已接受了电影。在电影院被电视掏空之前,他们是从每周一次的电影中学会了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电影教你如何增加个人魅力,如:即使不下雨,穿雨衣也会更帅气。但你所学到的,只不过是

模仿他人之中迷失自己——在电影欣赏中体现了你更多样的欲望。最强烈的体验则是完全被银幕征服和感染。你情愿做电影的俘虏。”^[1]桑塔格回顾了电影史一些最惊心动魄的迷影传奇。最后，她写下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句子，仿佛一句定谳：“如果电影迷恋死了，那电影也就死了。”（If cinephilia is dead, then movies are dead too ...）

苏珊·桑塔格是把“电影迷恋”提到电影史的高度进行弘扬的第一人，她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电影历史内部的一条精神线索，在她看来，生活中最普通的“爱电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决定电影存亡的关键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十年后，也就是桑塔格逝世五个月后^[2]，2005年5月11日，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著名文化栏目《法兰西文化》（*France Culture*）主持人基斯兰纳·大卫（Ghislaine David）邀请法国历史学者艾曼纽尔·路瓦耶（Emmanuelle Loyer）和《电影手册》（*Les Cahiers du Cinéma*）杂志前任主编、影评人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3]做了一档特别节目，节目的主题就是“迷影与新型迷影”（*Cinéphilie et Nouvelles de la Nouvelle Cinéphilie*）。这档节目并非是为苏珊·桑塔格而做，但却对苏

[1] 苏珊·桑塔格，《百年电影回眸》，载《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41页。

[2] 苏珊·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因癌症逝世。

[3] 安托万·德巴克（1962—），法国电影学者、影评人，迷影文化重要倡导者之一，曾为《电影手册》杂志影评人、编辑部主任，著有《特吕弗传》（*François Truffaut*, 2001）、《电影手册：一本杂志的历史》（*Les Cahiers du Cinéma: Histoire d'une Revue*, 1991）等电影史著作，现为《解放报》文化版主编。

珊·桑塔格提出的“迷影”进行了积极回应。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围绕法国的迷影文化,以及DVD时代引发的新型电影迷恋进行了讨论,回答了苏珊·桑塔格在《百年电影回眸》文章结尾时表达的期待:“如果电影能够重生,那只能通过新型的电影之爱的出现来实现。”这档节目介绍的就是一种新型迷影文化。安托万·德巴克主要介绍了法国批评家让·杜谢(Jean Douchet)^[1]的新书《让·杜歇的DVD资料馆》(*La DVDéothèque de Jean Douchet*)。让·杜谢是迷影文化的倡导者之一,他在这本小书里提出了“DVD迷恋”(DVDéphilie),认为人们收藏、传播和评论DVD,以及影迷们建立个人“DVD资料馆”的现象都是“迷影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安托万·德巴克本身也是迷影文化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之一,他1991年写作了《电影手册:一本杂志的历史》(*Les Cahiers du Cinéma: Histoire d'une Revue*),这差不多是第一部从电影杂志和电影批评的角度总结“迷影文化”的研究著作。2003年,他又出版了《迷影:一种目光的诞生,一个文化的历史》^[2],系统阐述了1944年到1968年之间的法国迷影文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迷影”?我们该如何理解“迷影”?苏珊·桑塔格谈到这个概念时没有用“moviegoer”这个词,也没用

[1] 让·杜谢(1929—),法国导演、影评家、作家,迷影文化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50年代为《电影手册》杂志影评人,著有《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 1967)、《爱的艺术》(*Art d'aimer*, 1987),并在《筋疲力竭》、《四百击》等影片中出演小角色。《让·杜谢的DVD资料馆》出版于2006年,该书为让·杜谢的DVD评论文集。

[2] Antoine de Baecque, *La Cinéphilie: Invention d'un Regard, Histoire d'une Culture 1944-1968*, Paris: Arthème Fayard, 2003.

“movie fans”，而是用了“cinophilia”。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词语背后强大的文化身份，这个词来自1920年代法国导演、影评人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创造的法语词“cinéphilie”，这个词特指人对电影所产生的独特迷恋，这种“迷恋”有别于我们常说的“影迷”、“喜欢看电影”、“爱好者”等词，也与人们对其他艺术的热爱和崇拜有区别。苏珊·桑塔格认为：“这种迷恋不仅仅是喜欢，而是一种电影的审美品位，建立在大量观看和重温电影辉煌历史的基础之上。”^[1]

在我看来，“电影迷恋”仿佛一种文化宗教的现代形式，一种世俗化时代的新宗教，或者说，电影迷恋展现了现代人迷恋文化的宗教性质。“迷影”的精神性非常强烈，让“迷影人”（cinéphile）去寻找和召唤着新的世俗的神，依赖虔诚和牺牲，强调电影的纯洁性。“迷影人”对待分解电影纯粹性和唯一性的元素就像十字军对待异教徒，而幻觉和激情则是迷影文化得以传承的腺体，它促进“迷影人”在文化血液中吸收、合成和分泌传统，让电影艺术的生命得以传承和演化。这种“迷恋”在20世纪的“爱好者文化”中显得强大和突出，并带有强烈的仪式感和使命感。我们甚至可以说“电影迷恋”是一种精神，一种“迷影精神”，一种对电影的信仰精神和忠诚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电影史上许多导演、理论家、活动家身上，也体现在无数热爱电影的迷影人的言行中。

“迷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或者标签，也不是供人标榜

[1] 苏珊·桑塔格，《百年电影回眸》，载《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48—149页。